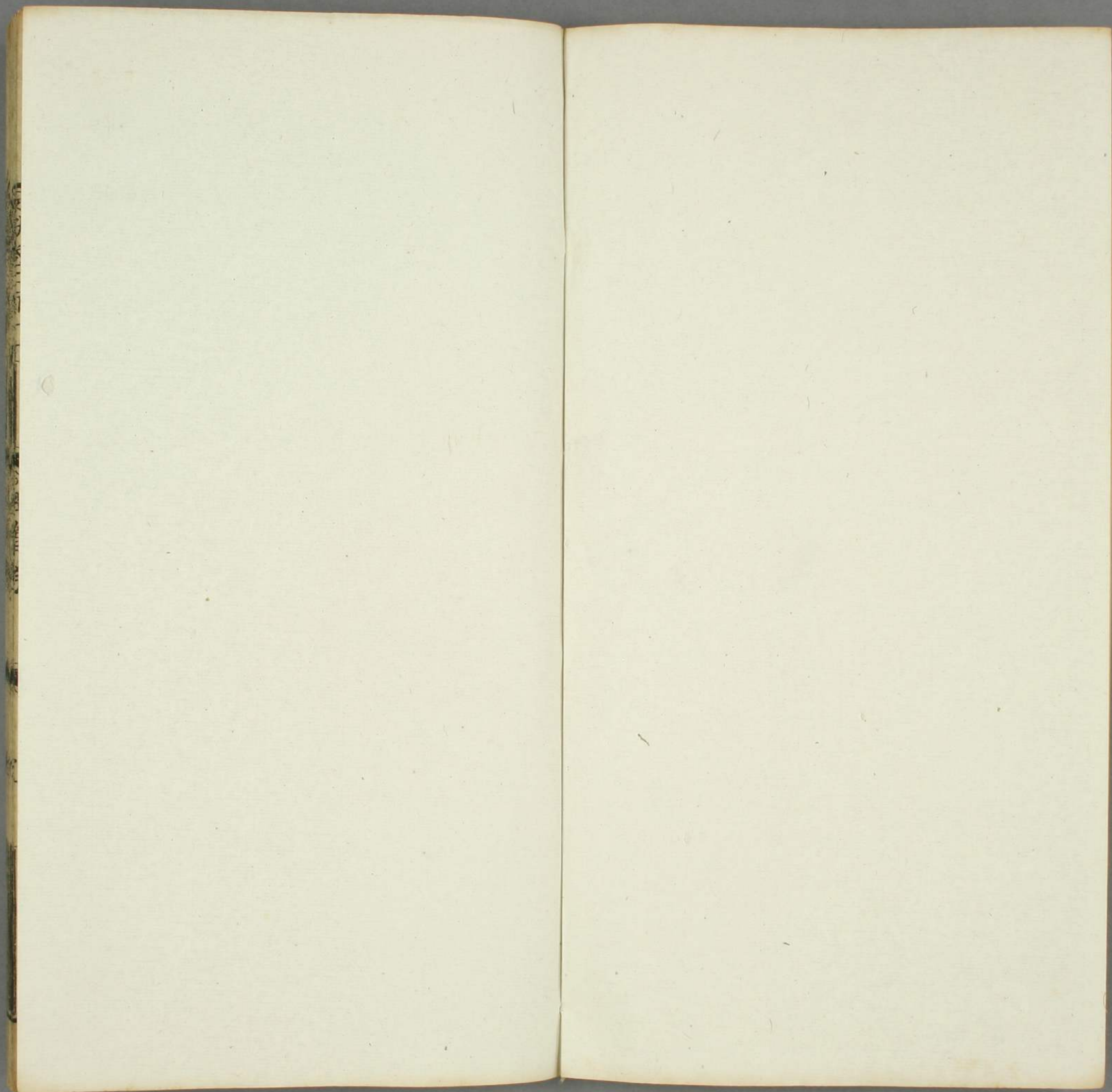




經籍
卷二百十之二百十二

13
7伊4
1046
59





特
1046
59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十

鄱陽 馬 端臨 支那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

東坡

利
289
29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十

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太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朱子既為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切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敝必有不勝言者

晁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于世此其所著書也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于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

孟軻揚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為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傳篇為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子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它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

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破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為一篇刻之興化軍又有戶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解為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

外書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

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說十卷

陳氏曰尚書頴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雜說及諸家語錄鑿為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為卷首不知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有繫述叙篇其子伯溫解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授之之才受之穆脩伯長脩受之種放明逸放受之陳搏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

運經世自帝堯至于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為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為易學辨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真偽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

朱子語錄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為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

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溫解經

世書如何先生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
必曉得當時康節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觀物外篇六卷

晁氏曰右邵雍之沒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
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為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
為六卷

陳氏曰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疇子望記其言雖十纔一二
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內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溫撰即經世書之第十一
十二卷也

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
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
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楊子天人學安有莊周
內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編集之耳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篇立言廣大
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
合

漁樵問對一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
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程氏雜說十卷

晁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晁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集為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趣向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知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呂所以為書之意也

兩朝國史志慶曆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招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絕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鑒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

補過又出危竿論一篇述君高慎危之意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丁度等上答迺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醇夫纂自古賢君迨于祖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天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詔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聞者興起東坡常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為

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于本朝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

儒言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蓋辨正王安石之學違僻者

元城語錄三卷

陳氏曰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劉先生談錄一卷

陳氏曰知秀州韓穰德全撰穰億之曾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道護錄一卷

文獻卷二百一十一

陳氏曰胡程德輝所錄劉元城語凡十九則以上三書皆刻
章貢本又有邵伯溫呂本中所記數事附焉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錄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錄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彦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
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稟錄共四卷末卷為附錄墓誌遺事
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庭闈彙錄一卷

陳氏曰即楊迥所錄當政和八年其父亡恙時也

龜山別錄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

尹和靖語錄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

胡氏傳家錄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胡安國康侯
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訓

無垢語錄十四卷 言行編遺文共一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晔
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哀其言行繫以
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于末

師友雜志一卷 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從之游

朱子語錄因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好以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

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掌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忘筌書一卷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異亦法異端凡五十一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暈潘子醇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

兼山遺學六卷

陳氏曰河南郭雍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為易著卦次

文獻卷二百一
為九圖又次說春秋又次為性說三篇末卷問答雜說忠孝
父子世系出處本末次詳見易類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久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傳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傳正統為
絕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然無高論

南軒語錄十二卷

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拭欽夫語

晞顏錄一卷

陳氏曰張拭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錄為一編

晦庵語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哀晦翁門人廖德明子
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庵續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黃幹直卿而下四
十一家及前錄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之書隨意
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

閩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
弟之間者為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守郡實為之序
先聖大訓六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為此編然聖人之旨意未易識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為而言况於百氏所記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也

已易一卷

陳氏曰楊簡撰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即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切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

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若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為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為本推而廣之為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致仕

心經法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心格言

三先生謚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為潼川憲奏請賜周程謚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文

言子三卷

陳氏曰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宰孫應時
季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新昌王煥伯晦復哀論語
書所載問荅為此書邑中至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十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經籍考

子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
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
可以為法

隋經籍志曰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
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
道學衆矣下士之為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
誕譎怪而失其真

漢志三十七篇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卅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晁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注求微中上于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租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求微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巽巖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耶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

王曰意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麇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宋徽中逢行珪為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唐鄭縣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為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于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

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
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
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九所以知
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
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入惟有
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
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
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歎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
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
徽宗御注寂異諸本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為上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
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
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
人也不可不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
左上將軍處右言君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至如此

朱子語錄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
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術冲嗇不肯役精神○問
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
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
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
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
灑○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

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谷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它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盡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它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它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它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唱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它說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它此其所以乖也老子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為謚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太史公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摺言其通老子孝文請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傳奕謂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後章首之類按唐忘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老子略論一卷

晁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無於易注易資于老子而老子論無資於易則其淺深之効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玄學盛行弼之談玄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玄義晁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為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疏一卷

晁氏曰唐玄宗撰天寶中加號玄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為食母增之贊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晁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誠玄謬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緒繆劉進喜蔡子是成玄奘車惠弼等三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為一家言并數之耳君

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玄英為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
以絕學無憂一句附絕聖棄知章末以惟之與阿別為一章
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唐睿宗

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辭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為蜀喬諷撰諷仕偽蜀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

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略為
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
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
體不可褊舉故發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觀其微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王雱注二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

晁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溫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玄以為道之所由出蓋至于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末之終篇膠于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為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為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朱子雜學辨曰蘇侍即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

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
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辨而或者謂蘇氏
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
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
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
已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
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鄧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于學文詞奇偉早登
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大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
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
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為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為訓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
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為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丘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
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
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顏籀以
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

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
孝及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
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河東柳氏辨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

府臣又有李暹注訓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

考其書考字即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切取也書以合之者

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董曰曉音堯山高貌或作堯

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

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閱其

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

藏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為刊去謬

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

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

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

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

亦學之一機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

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

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

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

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

名鉏裝駟曰計然葵丘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

名鉏裝駟曰計然葵丘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

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揚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卹

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頹或背天真以徇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餒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脩身以俟焉以為立巖墻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河東柳氏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

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
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
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
釐公五年釐古文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
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
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
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其稱夏棘祖公
紀消子消音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
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
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
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疑其楊子書
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
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
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
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
理則設為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張
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
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讚老氏莊列三書
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
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
惠盜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
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踈曠。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竒。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常稱之。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猾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間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此，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郭象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為蒙漆園吏。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培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下橫流，兩晉之禍是已。自

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為陽訛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知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為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為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

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因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

歸然後悟而笑曰是固十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曾點底意思它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它都看來不知如何被它瞞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它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着臣伏它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曾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

也無人宗之它只是在僻處自說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

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默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即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

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

晁氏曰唐道士成玄英撰本郭象注為之疏義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

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弼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內篇理深故別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晁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絕學習失莊生之旨因再為之解九九萬餘言

吉甫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雲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鵝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鵝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鵝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質誼鵝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鵝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黃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昌黎韓愈讀鵝冠子曰鵝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
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
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
者三或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辨鵝冠子曰余讀賈誼鵝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
盡出鵝冠子鵝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鵝賦相亂余往來京
師求鵝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
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鵝賦
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
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鵝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
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鵝冠子書亦必不
取鵝賦以克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高氏子略曰列仙傳曰鵝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
蓋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
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
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鵝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
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
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
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
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造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
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東濕而
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祇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

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考之柳說為長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

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璩註

高氏子略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倉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殊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

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賦廣引俟赦率是
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校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
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摛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聳之變也
崇文總目凡九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
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
亡久矣徐臧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
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
家治身之道麗雜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傳會依托以為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
圮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
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七賢注陰符經一卷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
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
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
機故曰陰符皇朝黃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
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探

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
惜不經柳子厚一招擊也

朱子語錄間立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
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蹊歎如
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為一書
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銳楊晟
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
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托云
又有陰符經叙一卷不詳何代人叙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
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說
為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陰符經辨合論一卷

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
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別為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玄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
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為爾托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陳氏曰即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皆列於道家安國以為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錄之道家

陳氏曰唐志云光啓間隱民蓋其自叙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晁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為黃老之道內足以脩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為二十門

玄真子外篇三卷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

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子 法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恩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厚薄

漢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唐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 尹知章以下不著三家二十五卷

宋三朝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兩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興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管子二十四卷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社
佑指略序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
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
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
陋其不知禮義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
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
義薰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者蓋
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
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為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
然則其為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
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因為是正其文字而辨其音訓

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
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
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相文非
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
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
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導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
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
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

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相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淮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執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導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剝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况并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執斯

之所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它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眾詞雖成一家無所收來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絕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邪然以為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總目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為十篇

商子五卷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

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滂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為本根令云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糴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大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賁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酢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耶

陳氏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陳氏曰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於申韓稱之唐志十卷滕輔註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固非全書也按莊周荀卿皆稱田駢慎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濶陽人濶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括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

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不擇其下為下易莫不容故多
 下多下之謂大上人不得其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
 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
 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
 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
 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子二十卷

晁氏曰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
 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
 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
 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
 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

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
 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
 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
 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
 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授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
 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
 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
 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
 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
 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

名家

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各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警者訐也音工鈞反則苟鈞鈇折亂而已鈇破也音

音華反又音晋狄反

漢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晁氏曰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文宣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藝文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去公孫龍客于平原君君

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熙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于獻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黃初末到京師豈史之誤乎此本富順李氏家藏書謬誤殆不可讀因為是正其甚者疑則闕焉

高氏子略曰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曰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眾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清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

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
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
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攷其書
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
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押闔求騁於
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
掃群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
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蕪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
曰不累於俗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
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
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
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鉅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
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
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向為其學本莊老其書
先自道以至各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芟截文義
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
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幹動宇宙其為法則然蓋
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
天下無事云者翁張與奪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為
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
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陳氏曰漢志齊宣王時先公孫龍今本稱仲長氏撰定魏黃初末得於繆熙伯伯又言與宋鉞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則不然也龍書稱尹文乃借文對齊宣王語以難孔穿其人當在龍先班志言之是矣仲長氏即統也邪熙伯名襲

鄧析子二卷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為二篇

晁氏曰鄧析二篇文字訛缺或以繩為澠以巧為功頗為是正其謬且撮其旨意而論之曰先王之世道德脩明以仁為本以義為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頌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有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非出於

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設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歆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故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歆嗣於是為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

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
 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
 子產誅之蓋則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
 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款殺
 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禪讓草
 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
 大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
 不絕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
 秋以來列國暴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操轡於爭抗
 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
 知為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祈之見殺雖款
 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三卷

陳氏曰趙人公孫龍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辯者也其為說淺
 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叙
 孔穿事文意重複

人物志三卷

晁氏曰魏邛邛劉劭孔才撰偽涼燉煌劉昫注以人之材發
 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劭邛慮
 所薦慮諧殺孔融者不知在劭書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
 陳氏曰梁史無劉昫中興書目云爾晁氏云偽涼人也

廣人物志十卷

陳氏曰唐鄉貢進士京兆杜周士撰叙武德至貞元選舉薦
 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墨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
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
以右鬼謂信鬼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
儒者執有命而反勤
人脩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以孝視天下是以
厚厚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
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
示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
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志三部一十七卷

唐志同

宋志只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晁氏曰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險
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荀孟皆非之韓愈獨謂辨生
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昌黎韓氏讀墨子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
作尚

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
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
科進獲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
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堯舜同非祭
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矣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辨
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高氏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
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說異矣墨

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榑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
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篇固若依於經據
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
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
施之徒雖不闢可也惟其言近乎偽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
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

巽巖李氏曰墨子十五卷所傳本甚古然多脫誤或次第混
亂章句顛倒往往斷爛不可復讀反覆尋究稍加是正使相
聯屬十歷得一二當其合處猶符節也乃知古書訛謬正坐
學者弗習耳博觀深攷尚庶幾識其純全云

陳氏曰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

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揚墨
之盛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揚朱書不傳
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于此孟子越百世益
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揚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
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揚墨
者甚至而闢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
俱欲掎擊聖人鄙堯笑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
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
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略不及之蘇張之功
利申商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
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

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
 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毋俟於辨析也
 獨揚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
 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
 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滂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
 而力辨之高氏子略之言得之矣而說其猶未暢愚故備
 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紮紂以為其二家
 本相為用而答末學之辨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
 正所當辨乎

隨巢子

胡非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
 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

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
 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
 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龜此漁徒
 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龜此漁人之勇也登高
 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
 此五刑之勇也齊恒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
 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
 陋無過人處

石林葉氏曰吾嘗從趙全僉得隨巢子一卷其間乃載唐太
 宗造明堂事初不曉名書之意因讀班固藝文志墨家有隨
 巢子六篇注言墨翟弟子乃知後人因公輸之事假此名耳

晏子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

陳氏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

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

柳氏辨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

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

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

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

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又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

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

春秋曰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

謂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棲田開疆曰吾

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

及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

死而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

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

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

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崇文總目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以為

嬰撰則非也

從橫家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

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

而棄其信讓詐言也

漢志十二家一百七篇

隋志二部合六卷

文獻卷一百一十二

經籍考

十一

唐志四部十五卷

宋中興志三家三部四十六卷

鬼谷子三卷

晁氏曰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叙謂此書即授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陶弘景註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註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訓不詳所從出柳子厚嘗曰云云見來鵠後段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詒繳訐揣測儉滑之術審備於章旨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倉頡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之言略盡矣故撮其大要著之篇

柳氏辨鬼谷子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

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

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音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

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

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寶意法騰蛇分

威法伏能散勢法鷲鳥轉圜法猛獸損允法靈者七章是也

怪謬異甚不可考按其言益奇而道益愜張云愜者使人狂

狙失守狙子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

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

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

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闢闔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

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

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
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
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
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
攷其言有曰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
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
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
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
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
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
甫謚陶弘景尹知章

戰國策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魏或曰國
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向以
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凡十二國
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
卷亡缺第二至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
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
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魏向以為皆戰國
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記漢楚之起凡
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
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歷代以其
記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肯實錄難盡信蓋出於

學縱橫者所著當附于此

南豐曾氏序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道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又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

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蔽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

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
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
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採莒本字
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
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
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
今本所無向傳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
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尤艷悉可稽考
視向為有間矣

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
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
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
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
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辨者况於
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
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合三書也無可考者太史
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闕深
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滯不槩於聖余
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列
是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
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劾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
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水心葉氏曰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攷司馬遷史記
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
與左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摭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
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
其設權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
宜略然十纜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
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也又烏在其皆可喜而可
觀哉夫習於儂陋淺妄之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為學
者心術之巨蠹甚矣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陳氏曰尚書郎括蒼鮑彪註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
註凡四易彙乃定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二)

